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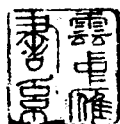
# 羅修火烈

上



中華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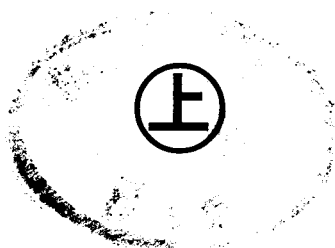
44. 568  
LH



# 烈火修羅

珠海出版社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7554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/数据

烈火修罗/云中雁著

ISBN7-5371-1454-4/I.998 ¥35.00 元

I 烈…

II 云…

III 小说-武侠-当代

IV I210

烈火修罗

---

作 者 ■ 云中雁

责任编辑 ■ 杜渲 雷良波

封面设计 ■ 蓝戈

---

出版发行 ●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珠海出版社

联系电话 ● 0756-3331403

---

印 刷 ▲ 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

开 本 ▲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 ▲ 22 字数 ▲ 415 千字

版 次 ▲ 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▲ 1-10000 册

ISBN7-5371-1454-4/I.998

定 价 ▲ 3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## 内 容 提 要

他俊如金童，面上却永远是一副冷漠与孤傲，为报血仇，他甘愿天下之大不韪，练成了“血掌神功”。却因摧心之毒，寿元却只剩两年，他怀着与敌偕亡的仇恨，踏上了江湖路——

为快意恩仇，他逼使帮凶长江三杰自挖心肝，尽戮秦淮五义；逼得一直维护着武林和平的两位奇女出面围剿他。孰料其一天凤帮主却在一见之下，被他那忧郁气质所迷，不能自持；而他又再一次被杀父仇人诱入断魂谷，坠入百丈崖，并被滔滔的江水冲到一个无名山谷，被另一奇女（瑶池玉女）误伤，幸得兰茵老人和降龙仙及时用水龙果疗治。

在长白，他本来可由瑶池玉女治好摧心内伤，延长他年青的生命，却因孤高自傲，两个心中有情人均拒不示弱，他负气而去，却又伤在第三个女人——彩凤仙子的莲足之下……

许是一种情缘吧，彩凤仙子刚刚替他治好了内伤，自己却因中了金蜈蚣之毒反伤在他手下，垂危之际，向他吐露了爱慕真情，他内疚了——杀冠鳞、取蛇宝，替她疗伤，却不慎中了淫毒，不得不与彩凤结下了合体之缘……

他再上长白，瑶池玉女早在等他。替他延缓了生命。然而，四女争夫，醋海生波，大英雄怎生受？无奈接下四女一掌，化解闺中干戈……

本来是满腔仇恨的人，从此，却成了情深意长的冷面多情郎君。

# 目 录

---

|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美丽的令主   | ( 1 ) |
| 第二章 | 活 佛     | (2 3) |
| 第三章 | 七叶果     | (3 7) |
| 第四章 | 朝霞中的情语  | (5 6) |
| 第五章 | 白发垂地的老人 | (7 5) |
| 第六章 | 断魂谷     | (9 9) |
| 第七章 | 千面人     | (114) |
| 第八章 | 英雄有泪不轻弹 | (130) |
| 第九章 | 鹧音来自天际  | (154) |
| 第十章 | 彩袖作成的鸟翼 | (177) |

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怒江边上的情语 | (202) |
| 第十二章 | 嫁 祸     | (227) |
| 第十三章 | 枯井重波    | (237) |
| 第十四章 | 无尽相思泪   | (256) |
| 第十五章 | 怪 蟒     | (283) |
| 第十六章 | 被玷污的白莲  | (299) |
| 第十七章 | 先古神兵诛仙剑 | (340) |
| 第十八章 | 人 饵     | (365) |
| 第十九章 | 喇 嘛     | (388) |
| 第二十章 | 赤龙珠     | (412) |
| 第二一章 | 长 笑     | (434) |
| 第二二章 | 老道的红竹筒  | (457) |
| 第二三章 | 四女的哭声   | (480)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断臂的神君    | (497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十四个红巾蒙面人 | (518) |
| 第二十六章 | 引路的石碑    | (539) |
| 第二十七章 | 女人的眼泪    | (556) |
| 第二十八章 | 白云悠悠     | (572) |
| 第二十九章 | 息隐山林     | (586) |

## 第一章 美丽的令主

鸣蝉绝声于凉风之前，枯树抖于西风之中，原野之上，翠绿的夏景已不复见，田园之内，熟麦翻起的金浪也消于无踪，这已是凉秋的时候了。

此外，夜幕已覆盖了大地，弓月追弹流星，北斗颠倒悬挂，它们，正在群星拱托之下，缓缓地在太空上移动着。

夜色如画，金风似水，然而……

陪伴它的除了泰山连绵不断的群峰外，似乎只有永恒的寂静了。

没有兽吼，没有虫鸣……

但是，却意外地有了人踪！

只见，飞龙峰上，此时，如轻燕般地掠上了七条人影，由那轻飘迅速的身法判断，他们当属江湖上一流的佼佼者。

为首的三人，年龄均在六旬以上，中间一人，浓眉细眼，狮鼻海口，唇上留着两撇八字短须；左边一人，白净面皮，剑眉朗目，风采不凡，只可惜眼神不定，似有些阴沉之气；右边一人脸色焦黄，似有百年沉疴似的。

三人身后，跟着四个劲装汉子，想是追赶太急了，此时脸上已全出现了汗迹。

中间那个留八字须的老者，乍一落上峰头，狠狠地向后面四

人盯了一眼，道：“都是你们这四个无用的东西连累，不然早已到达那卧龙谷了。”

后面四人似乎有些畏缩不前的惧意，闻言之时唯唯应声，连大气也不敢哼上一声。

那白净面皮的汉子，向谷底一指，道：“喂！大哥你们看谷底那座巨大石堡，会不会是传言中的那座古宅？”

中间老者闻言精神一震，急忙低头向谷底瞰视，目光到处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好阴沉啊！”

只见谷底一片黄土，犹如一道黄练，顺着两边山脚，向东西延伸，宛若一条静静地躺在山脚下的巨龙。

飒风受高山挟持，强劲猛烈，卷起地上的黄土，飞扬如蒙蒙的云雾，在此寂静的山中，显得分外阴沉。

中间老者的双目，就停在那蒙蒙如雾般的黄土覆盖下的谷底，只见那儿若隐若现的一座宏伟高大的石堡，由于距离太远，又在黄土飞扬之中，除了觉得石堡宏伟高大之外，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。

那八字须的老者查看了许久，才轻哼一声，道：“唔！不会错了，走！我们下去吧。记住，不要声张，照预订的计划进行。”话落举步欲行。

突然，那面带病容的老者，喟然一叹，道：“大哥！难道我们一定要这样赶尽杀绝吗？”声音有些慨然。

那八字须的老者闻言一怔，似乎没想到他二弟会说出这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话来，细眼一瞪，哼声道：“哼！什么叫赶尽杀绝？二弟！你听过‘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’这句话没有？”

说话之际，双目紧盯着有病容的老者。

那有病容的老者，急忙把目光移了开去，沉声道：“但他躲了我们十二年了，所以……”

白净面皮的汉子哈哈一笑，截住有病容的老者的话，道：“哈哈……二哥，假使你不忍心下手，就让我与大哥代劳也是一样，谁叫我们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呢？”语出尖酸，言如其人。

有病容的老者闻言黄脸一寒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三弟，你既然认为我们是义结金兰，哼，那就少说两句也罢！”言下甚是不快。

留八字须的老者，扫了两人一眼，沉声道：“都是自己人，吵什么？二弟如果没有异议，我们这就动身吧！”

有病容的老者，心中一叹，飞身向谷底扑落，身法快得惊人，其他二人，向身后四个汉子招呼一声，随后追上。

但见七条人影，兔起鹘落，奔驰中，一泻千里，刹那间进入那嶙峋怪石之间，直如行走平地一般，不大工夫，便已抵达石堡之前。

只见黑漆大门，尘土盈寸，由于日久失修，黑漆已剥落多处，黑白相间，再加上尘土封盖，门外显得凄凉阴森，哪像有人居住的地方。

黄脸老者观看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哥，也许咱们找错地方了，这种地方哪里会有人住呢？”

白净脸皮的汉子闻言心中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不愿进去，我偏要去。”当下又笑道：“我们既然来了，进去看看何妨，反正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

留八字须的老者点头道：“三弟说得是，走！”

声落双足一点地面，蹿地跃上了五丈多高的石墙，身法快速之极。

其他二人也紧随而上，只有那四个壮汉无法上去。

白净面皮的汉子向院中扫了一眼，伸手抛下一条绳索，丢给四个壮汉之后，迅即飞身向院中落去。

既不投石问路，也不出声探询，其狂傲之气势，可想而知。

## 烈火修罗

---

留八字须的老者向院中打量了一眼，只见里面空空荡荡，既无高树、矮枝，也无奇花异草，院子虽然广大无比，但却与外面一样的阴森荒凉。

两人的对面，是一片广大的石砌古屋，窗门紧闭，似乎根本就没人居住迹象，阴沉中，使人觉得有些鬼气森森之感。

留八字须的老者见状心中不由暗忖道：“看样子，准是找错地方了。”当下一拉黄面病容的老者，也飞身落入院中。

就在两个老者足刚着地之际，蓦地——一声厉叱道：“三位深夜擅闯卧龙古堡，所为何事？”

声音轻微，但却震人心弦。

三人闻言，心头全都一沉，循声望去，触目不由全都骇然退了一步。因为，此时在三人面前五丈处，正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。

以三人的武功，竟没有一人看清此人从何而来。

白净面皮的汉子心中略一思忖，拱手道：“敢问老丈，此处可是卧龙谷？”

声音十分响亮，似在藉机显露一下他的功夫。

白发老者闻言低垂的眼帘突然一掀，两道冷电宛如利箭般的刺在白净面皮汉子的脸上，怒声道：“休得鬼叫，如惊醒我小主人，看老夫不活劈你才怪。”

三人与白发老者目光一触，心中登时又是一动，不由自主的暗忖道：“此老到底是谁？他所指的小主人，会不会就是丁雁翎呢？”继而又想道：“不可能，也决不会，就是丁雁翎的武功恐怕还没有此人高，他又怎会做他儿子的仆人呢？”当下心中不由一宽。

白净面皮的汉子，拱手阴笑道：“请老丈原谅在下不知之罪，我等此来，乃是要向老丈打听一个人，不知老丈能否见告？”

白发老者回头向屋内望了一眼，轻声冷哼道：“长江三杰，你

是识相的，赶快给老夫滚开，迟了只怕你们要后悔莫及。”

这时，与长江三杰同来的四个壮汉，也已从墙上跳了下来，急奔而至。

那留八字须的老者，向身后扫了一眼，胆气登时一壮，冷然笑道：“既知我等是长江三杰，就该知道我等一向行事的规矩，你以为仅凭几句话就能把我们吓跑吗？”

白发老者再度向背后古屋扫了一眼，头上白发突然无风自动起来，当即深吸一口真气，压下满腔怒火，冷然轻声道：“哼，你们说吧，要找谁？”

长江三杰同时道：“丁雁翎！”

白发老者如电精眸之中，突然掠过一片杀机，阴森森的道：“你们知道老夫是谁？”

长江三杰老大不由自主的朝身后六人又扫了一眼，朗声道：“请恕某某眼拙，不知尊驾是谁？”

“但老夫却认得你们三人是卖友求荣的恶贼。”

黄面皮的汉子黄脸一红，把话题岔开，道：“请问老丈大名？”

白发老者三度向身后古屋扫了一眼，冷然道：“南邪黄化雨就是老夫。”

“南邪！”长江三杰不由自主的骇退了三大步，三颗心几乎要跳出了口中。

南邪、北怪一向焦、孟不分，为江湖上最难惹的两个怪物，不但其武功高不可测，更可怕的是两人正邪一向不分，单凭一己之好恶行事，是以，江湖上无论黑白两道，几乎无人不是敬鬼神而远之。

长江三杰做梦也没想到，会在这阴沉的古堡中，碰上南邪，试想他们如何不惊。

南邪黄化雨切齿道：“今天算你们三个歹徒狗命不该绝，正

当我小主人休息之际到达，你们还不给老夫滚，还等什么？”

南邪虽有开脱他们之意，谁知伊等执迷不悟，反以为是危言耸听。

就在南邪黄化雨声音刚落之际，蓦听一个阴寒骨的声音道：“三位不用走了。”

声音入耳，长江三杰不自主的同时打了个寒噤，暗自惊忖道：“这声音怎么这样阴冷。”抬头一看不由全都一怔。

只见，不知何时，在南邪黄化雨身后已出现了一个剑眉入鬓，星目沾漆，瑶鼻朱唇，俊绝人寰的黑衣少年。

三人对面而立，竟没有一个人发现此人是何时到达。

南邪黄化雨闻声面色一变，霍然转身恭立道：“老奴不才，让人惊动了少爷。”状极惶恐而恭谨。

黑衣少年长如小扇般的睫毛，轻轻眨了两眨，淡淡摇头道：“我一直没睡着，他们来时我已知道了。”话落缓步向长江三杰走去，冷冷地道：“三位伯父可是为我丁雁翎而来吗？”

长江三杰齐觉心头一寒，他们只觉出，这少年好像已主宰了他们的一切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预感，无法解释。

白净面皮的汉子阴险的眸子一转，突然笑道：“这几年来苦了贤侄了，我们一直放心不下，好不容易……”

“刚才是我最后的一次称呼你们伯父了。”黑衣俊美少年话落一顿，黑白分明的星眸中，突然掠过无穷杀机，冷森森地道：“出卖我父以求荣，害我母以除患，如今再闯卧龙石堡赶尽杀绝，丁雁翎如不将你们碎尸万段，实为天地所不容。”声落人已飘身长江三杰面前五尺之处，巍然而立。

突然，南邪黄化雨阻在丁雁翎身前，恭身道：“这几个鼠辈何用小主人动手，就交与老奴打发他们也就够了。”

丁雁翎俊脸上掠过无边的仇恨，摇头坚决地拒绝：“父仇子

报理所当然，我要他们的主子知道，死在我丁雁翎手中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。”语气之阴冷，犹如万年玄冰，使人闻言觉得四肢僵冷。

长江三杰心中同时掠过一阵恐惧，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虽然，他们自恃武功了得，才敢闯此卧龙古堡，但在这短暂的一刹那，他们似乎已忘了自身具有武功的存在，形同待罪之囚。

也许，他们已被这神秘少年——他们所要找的丁雁翎，身上透出的那股森寒的气势，所慑服了，也许是内心的愧疚，使他们收敛了先前狂傲的气焰，总之，这一刻，他们连回话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南邪黄化雨恭敬地行了一礼，退至一旁，丁雁翎冷森森地开声道：“你们自己把心肝掏出来吧！我要看看你们的心肝是不是黑的。”

语气虽然平静而无奇，但却比一道不可抗拒的死亡命令，更具威力。

南邪黄化雨杀人的手段，本已够狠，当下闻言，仍不由心中一跳，暗忖道：“小主人一向那等温文，此刻怎会变得如此残酷啊！”

敢情这位杀人魔王，也被丁雁翎的语气惊住了。

长江三杰与他们身后的四个壮汉，闻言全都骇退了两步，十四道充满恐惧的目光，全都凝结在黑衣少年——丁雁翎的脸上，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——被宣叛死刑的囚徒。

丁雁翎长长的睫毛眨了两下，动作是那么自然而文雅，使人无法相信，这道残酷的命令，会是发自这完美的少年口中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丁雁翎俊脸上的寒霜越罩越浓了，突然，他冷森森地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三位莫非要我丁雁翎亲自动手？”声落，一步一步向长江三杰欺去。

长江三杰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，向后退缩，随着那沉重的步伐，七人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，他们更感到自己宝贵的生命，已逐渐接近了死亡的边缘。

诚然，他们的精神力量，已全部被丁雁翎所瓦解，但是，人类求生的本能却又使他们不甘就此屈服……

突然，一声暴喝起自长江三杰身后，叱道：“小子，你别欺人太甚！”

声落，一道黑影已然从空而降，强猛如山的掌风已压盖到了雁翎的头顶。

丁雁翎没有抬头，也没有停步，冷森森一双穿人肺腑的目光，也仍旧盯在长江三杰脸上，对于攻来的大汉，他似乎根本就不屑一顾。

电光石火一闪！那大汉双掌眼看已盖到了雁翎头上了，蓦地——

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号，划破了沉闷而恐怖的夜空。

一条庞大的黑影，从长江三杰头上呼啸而过，叭达一声跌落在三人身后七丈以外了……无论如何说法，总算这个大汉勇气可嘉。

于是，大地又恢复了旧貌，但那恐怖气氛却更加浓厚了一层。

长江三杰骇然站住了，他们除了看到丁雁翎右手一抬之外，其他任何动作一无所见，但是，他们七人之中，却已少了一个。

唯一的一线生机，已随着那大汉的死亡而流失了，他们此时连那作困兽之斗的勇气也没有了。

长江三杰老大、老三，双目中同时掠过一丝恐惧和乞求的光芒，苍白的嘴唇连连启动，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突然——那良知尚未泯灭的老二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唉！一失

足成千古恨，大哥，三弟，我们究竟得到了些什么？”

话落突然举手“嘶”的一声，撕破胸前的衣服，牙根一咬，弯曲如同钢钩的五指，突向胸中一抓一带，“噗”的一声，登时光光四溅，血淋淋的心肝已抓在他的血手中了。

他本已够黄了的脸上，此时更透出怕人的青灰之色，神光涣散的双目，满含歉意地望着丁雁翎，苍白的嘴唇，连连启动了数下，终于“砰”的一声仆跌在地上了，壮哉老二。

两颗晶莹的泪珠，缓缓从他目中滚落地上，但他嘴角上却挂着一丝安慰的笑意，也许他觉得自己已偿清了笔无法估计的债务。

没有痛哼，没有哀号，一代枭雄，就此与世长辞了。他手中却依旧抓着那鲜血淋漓的心与肝。

南邪黄化雨的老脸上，掠过一丝惊容，也许这种残酷的场面，是他生平所仅见。

长江三杰的老大、老三及身后三个大汉，脸上全都滚下了颗颗大如黄豆的汗珠。恐惧与愤怒，已烧红了长江三杰老大和老三的双目。

丁雁翎俊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对此惨景形如未见，当下冷冷地扫了两人一眼道：“轮到两位了！”这短短的五个字，宛如轰雷击顶的一道催命符！

老大再也按捺不住，突然仰天狂笑一阵，道：“丁雁翎小儿！就凭你这一句话吗？哈哈……”笑声凄厉嘶哑，犹如困兽负隅哀嚎。

丁雁翎星目中，再度掠过一重杀机，突然，双掌一扬，冷声道：“就凭小爷这双肉掌！”

老三为人一向阴沉，心中虽然充满恐惧，但却始终保持着冷静，闻言抬眼向丁雁翎举起的双掌，望了过去。